

第三十九篇 蒙琼巴的悔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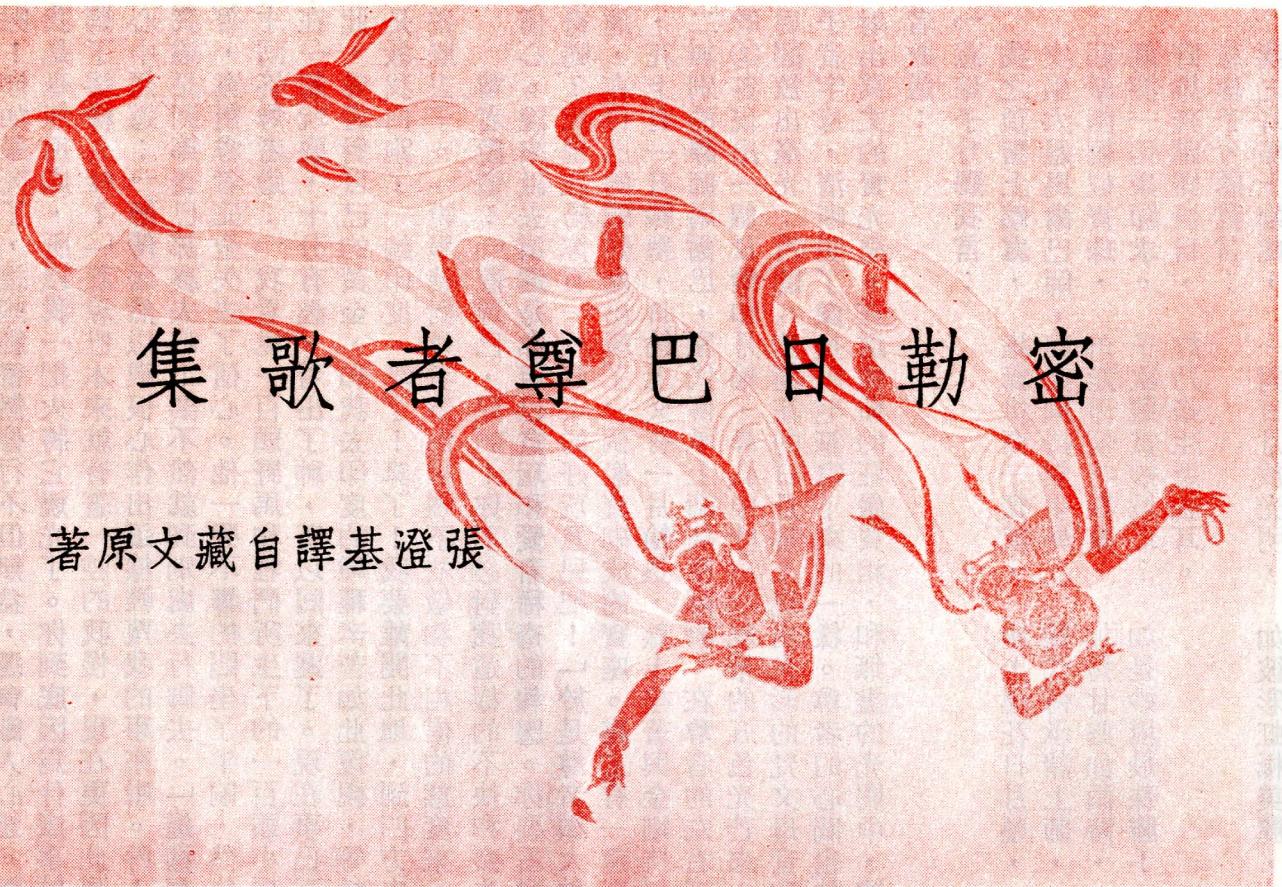
尊者密勒日巴父子往博拓前行，二人來到布仁的附近時，惹琼巴說道：「我今天晚上想就在布仁休息了，同時也看看各位施主們。」

尊者道：「現在先不要讓徒弟和施主們知道，我們父子二人先直接到博拓去吧。」惹琼巴滿心不情願的隨着尊者行抵紅崖博拓的快樂崖太陽堡。於是尊者說道：「惹琼巴，你到外面去打點水，我就在此地生起火來。」惹琼巴悄然地就走上山坡去打水。忽然他看見在博拓和快樂崖之間的那片寬曠的平原當中，有一塊非常適意的草地。那裏有一匹野馬①竟生下了一匹小馬，然後牠倆每個又各生了一匹小馬。這些小馬一個個的，繼續生了許多小馬，一直衍生到一百匹野馬，然後又再生下一百匹小馬。這一大群馬匹在一起馳躍遊戲，快樂非常。惹琼巴看得十分高興，心中想道：「巴通的野馬真是異乎尋常，十分有趣！」他竟看出了神，不覺在山坡上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

此時尊者正在洞中生起火來。他打開了惹琼巴從印度請回來的經卷。心生大悲，鄭重的說了如次的真實語，至心禱曰：「遍滿虛空的空行母啊！我差遣惹琼巴到印度去所求得的無身空行母的法要——那些對象生和佛法有益的正法，請你們收藏起來！那些對佛法和衆生有害的外道邪咒惡術，請護法們分置一旁。」禱畢，尊者就默然坐了片刻，然後把惹琼巴的書付之一炬！最後只剩餘幾張殘箋斷頁。此時惹琼巴却正在觀賞野馬們在那兒奔馳遊戲；他看見野馬群中有一匹特別雄大的馬，裝成狼的模樣，把群馬都趕在一起驅過了山頭。惹琼巴忽地驚覺，自忖道：「啊呀！我在外面閒蕩了這樣久，如果再不馬上回去，尊者一定會責怪的。」一面這樣想著，一面就急速的回轉洞來。行至一座通往布仁的橋邊時，忽然嗅到一股燒焦的紙烟味，惹琼巴驚忖：「難道是我的經書都被火燒光了嗎？」等他走進洞來時，只見地上除了剩下幾片包經的外壳外，其他所有的經典都燒光了，惹琼巴見狀心如刀割，異常憤慨，向尊者問道：「我的經書呢？」

著原文藏自譯基澄張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尊者說：「我等了許久都不見你打水回來，我還以爲你死了呢！你如果死了，這些經書對修行不但無益，還會亂人心意。對我是毫無用處，所以我一把火將它燒光了。你到底因爲什麼事耽擱了這樣久哇？」惹瓈巴本來就有著一腔的我慢，現在更因此事心中想道：「師傅居然以瞋恨心作出這樣輕蔑我的事來啦。哼！我還是到第普巴那裏去吧！要不然就到別處去行脚去。」這樣想著，竟對尊者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一聲不響的悶坐了半晌，然後才回答尊者道：「我看見一百頭野馬和牠們所生下的一百頭小馬在一起玩耍，十分有趣。看出了神，所以回來遲了。現在事已至此，尊者對自己的黃金，和我去印度的種種辛苦如此蔑視，等於是教我白跑了一趟印度。算了！算了！我要離開此地，到四方去遊歷去了。」說畢就對尊者做出種種不恭敬和不相信的態度來。

尊者說道：「惹瓈巴，兒啊！你不必對我這樣的不快和喪失信心。說來說去這還是你自己貪玩和愛看稀奇的報應。你要看稀奇嗎？我現在給你看一個真正的好玩意兒吧！」於是尊者顯大神通，在自己的頭髮處出現了一個象寶砌成的寶座。座上有一蓮花，花上有一日輪墊，日輪上又有一月輪墊，墊上坐著與金剛持無二無別的譯師馬爾巴，歷代傳承上師周匝圍繞。在尊者的左右耳畔②各現出一個日輪和月輪，鼻孔中吐出如絲帶的五色光芒來，眉間放出毫光；舌間八葉蓮花的日月墊上現出光彩的梵文母音和子音字母，清晰明了像是用毛筆寫下來的一樣。尊者的心間也放射出萬丈的寶光來。在這種種的莊嚴寶相，和無盡的光明中，尊者歌道：

「惹瓈子兮聽我言：

我之頂髻上端處，雄獅拱衛一寶座，座上蓮花日月墊，安坐大恩馬爾巴師，與金剛持無少異。歷代傳承諸上師，莊嚴圍繞似寶珠，若能淨信善觀察，加持甘露如雨降，能滿一切衆願求。子欲觀賞妙境耶？如是妙境最殊勝！野馬奔躍雖悅目，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瓈子兮聽我言：

一對日月放光明，

如彼彩虹極美麗，

此表方便與智慧，雙運光明離起伏。
如是妙境最殊勝！野馬奔躍雖悅目，終乃畜生遊戲耳。
子欲觀察妙境耶？

由我左右二鼻孔，放出五彩之光明，
此乃密咒體性也，命氣趨入中脈也，金剛頌氣熟習也。
子欲觀賞妙境耶？終乃畜生遊戲耳！
如是妙境最殊勝，野馬奔躍雖悅目，

我之眉間有旋毫，勾攝諸佛大悲光。
野馬奔躍雖悅目，放出衆色之光明，
此乃無垢甘露相，子欲觀賞妙境耶？
如是妙境最殊勝，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瓈子兮聽我言：
我之舌端喉頸處，出現八葉紅葉花，
阿里哎里③出妙音，唱出金剛美韻聲，
汝若具足淨信眼，自能聽聞諸妙法。
野馬奔躍雖悅目，放出衆色之光明，
此乃無垢甘露相，子欲觀賞妙境耶？
如是妙境最殊勝，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瓈子兮聽我言：
此金剛身之心間，勝寶妙髮放光明，
空悲無二之法相，一切奇中此最奇！
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瓈巴聽了此歌毫不動容，悶坐不響；偶而忽向尊者所顯現的神跡斜視一兩眼，全不把它當回事似的。他對尊者說道：「看野馬比您這些神通要有意思多了。」尊者對他顯示了如許的神通，他却絲毫也看不起的樣子。說道：「請你快把我的經書還給我！」說畢就氣呼呼的悶坐一旁；兩腳踩地像跳碎步舞似的，又把兩肘放在雙膝上，兩個手掌心托住下巴，嘴裏哼着小曲子……

尊者又大顯神通，全身內外忽然清澈透明，密處顯現朵結丹依，臍輪示現上樂金剛，心輪喜金剛，喉輪馬哈馬雅，眉間釋迦牟尼，頂髻密集金剛，諸天眷屬圍繞，在美麗的虹彩天幕中，如是示現諸佛相好，雖無自性，却極端清晰明了，當即歌道：

「惹琼子兮聽我言：

我此肉身諸大種，

密處大樂守護輪，

九種化佛咸安住，

喉間受用壇城處，

語金剛之壇城也，

具足智慧種性也，

密集金剛諸天住，

子兮！若能善修持，

凡體轉成虹光身，

子欲觀賞妙境耶？

惹琼巴說道：「尊者的成就憑證確實稀奇。但是我如果失去

經書，此心將永遠不安。所以請您把經書賜還給我。」尊者於是

再顯神通，從有質礙的山巖中，進來出去，毫無滯礙，身跨巨石

於空飛行，又在水中行走和坐臥，身上出水冒火，從一變多，攝

多歸一，這樣在空中行走安住，示現種種威儀。然後歌道：

「惹琼子兮聽我言：

能於色法無滯礙，

心境合一之兆也，

能騎巨石奔躍者，

境物自在之兆也。

身上出水噴火者，

遍處已得自在也。

能以化身度衆也。

空中坐臥行走者，

心氣趨入中脈也。

予欲觀賞妙境耶？

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琼巴說道：「尊者所顯現的神通和小孩子遊戲一樣，（

看多了）除了令人厭煩以外，實在沒有什麼稀奇，您如果有慈悲就請把經書還給我。」

尊者道：「兒啊！莫要對父親生起邪見啊！你如果能夠至心祈請，顯有^⑤一切諸法皆會變成經典了。你應該向我祈請證得這樣的境界才好！」於是尊者就走到一個狹窄的小路去，這條小路原是布仁的商人們經常所走之地，小路的某處爲一（突出的）巨石所礙，實際上成爲來往必經的門戶。尊者走近巨石，把巨石像

即是佛母越量宮，

朵結丹依諸聖住。

此是三薩埵體性，

馬哈馬雅諸尊住，

眉間白螺壇城處，

無二金剛壇城也，

脈與菩提無分別，

密集金剛諸天住，

子兮！若能善修持，

卽身即是佛陀體，

如是妙境甚稀奇，

惹琼巴說道：「尊者的成就憑證確實稀奇。但是我如果失去

經書，此心將永遠不安。所以請您把經書賜還給我。」尊者於是

再顯神通，從有質礙的山巖中，進來出去，毫無滯礙，身跨巨石

於空飛行，又在水中行走和坐臥，身上出水冒火，從一變多，攝

多歸一，這樣在空中行走安住，示現種種威儀。然後歌道：

「惹琼子兮聽我言：

能於色法無滯礙，

心境合一之兆也，

能騎巨石奔躍者，

境物自在之兆也。

身上出水噴火者，

遍處已得自在也。

能以化身度衆也。

空中坐臥行走者，

心氣趨入中脈也。

予欲觀賞妙境耶？

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琼巴說道：「尊者所顯現的神通和小孩子遊戲一樣，（

看多了）除了令人厭煩以外，實在沒有什麼稀奇，您如果有慈悲就請把經書還給我。」

發麵一樣的撕開，像噴水一樣的灑散，像黃泥一般的踐踏。最後

一手舉起巨石擲向谷下的一條大河中去。隨即歌道：

「惹琼子兮聽我言：

於此險隘孔道中，

堅鐵巨石有八角，

上行諸人磨右角，

下行諸人磨左角，

風箱百隻難消融，

鐵匠百名難鎚破；

我今裂石如切麵，

灑擲石粉如水沫，

腳踏此石如爛泥，

擲石入河如拋矢。

若以淨信觀汝父，

衆願滿足似雨降，

如啓重門入寶藏，

此誠奇中大奇也，

野馬奔躍雖悅目，

終乃畜生遊戲耳。」

惹琼巴說道：「我若能重獲經典，就會對您的神通發生信心，否則我心裏總是不會高興的。」尊者如是規勸，示現了如許神通，惹琼巴仍是不生信心。於是尊者展開衣袖如鵬鳥展翅一般向紅崖的懸壁頂端飛騰而去。尊者在空中如鷺一般的上翔，如鳶般的突降，如閃電般的飛馳，示現種種姿態，同時歌道：

「惹琼子兮試諦聽：

紅崖博拓虛空堡，

虛空堡之頂端上，

我倣大鵬作翱翔，

震顫雙翅似小鳥，

（任意飛騰游四方），

從來無人能如此，

如斯飛翔成絕響。

老密飛時如斯飛，

如鷺高翔入穹蒼，

速如鳶降疾若電，

四方騰竄似狂飆。

我於因緣自在故，

此身能發大神通，

汝若具信勤修持，

輪涅自在融一體。

超越能所二執也。

此實密勒所化現，

指示心要之法訣，

說與惹琼金剛^⑥也！密勒日巴汝老子，

所現種種妙神通，

不覺稀有反生厭，

而於百馬之嬉戲，

甚爲歡喜樂觀賞，

蒙境紅崖博拓畔，

無端忽來野馬群，

頃刻之間突生起。

此乃無生法界性，

無滅大用萬變也。

一馬忽然變成狼，

驅趕群馬過山頭，

此乃明體煩惱淨，

所斷已斷之兆也，

超越能所二執也。

此實密勒所化現，

指示心要之法訣，

說與惹琼金剛^⑥也！密勒日巴汝老子，

所現種種妙神通，

此乃心入歧途兆。

我現如斯大神通，

汝若無睹不生信，

濁時寡信之弟子，

我心念此不勝悲，

厭離之心油然生。

惹琼子兮聽我言：

堅實之木粗硬角，

努力變之亦能曲，

心若桀傲或粗暴，

使調柔之甚難哉！

調自心兮惹琼巴！

惟有我執及我慢，

竭力調之亦能馴，

天空飛鳥地中鼠，

能降伏之甚難哉！

降我執兮惹琼巴！

惟有失念心迷亂，

使歸正念甚難哉！

深邃聞思之佛學，

努力學之亦能識，

惟有自心離實體，

欲識得之甚難哉！

竭力棄之亦能捨，

惟有自傲惡性情，

欲轉變之甚難哉！

竭性情兮惹琼巴！

努力拋之亦能却，

唯有貪樂及好逸，

惟有自傲惡性情，

捨貪逸兮惹琼巴！

俏麗裝飾美人伴，

努力棄之亦能捨，

惟有柔暖厚被墊，

欲捨棄之甚難哉！

捨貪睡兮惹琼巴！

努力連之亦相衡，

惟有妙智本來面，

對山此山兩相隔，

觀心性兮惹琼巴！

欲結識之甚難哉！

竭力求之亦能免，

唯有死主閻羅命，

不講情面難倖脫，

轉死爲道兮惹琼巴！

子兮！應除諸惡念，

應捨一切諸惡行，

捨此更無殊勝句！

死時我若有遺囑，

活時我若有訣言，

捨此更無心要語！

牢記我囑兮惹琼巴！

歌畢，尊者向空中飛去，越飛越高，終至不見，此時惹琼巴

突然心生極大懊悔，對尊者油然生起了不共的信心。不覺自語道：

「現在尊者已經不在了，因為我自己不能降伏此心，一定要執持這些爛紙破書，現在竟把上師也失去了！這也是我的報應。尊

者對我示現了如許的神通而我却一點信心都生不起來，難怪尊者傷心，逕赴空行剝土去了。像我這樣的邪見衆生是沒有資格往生空行剝土的。一個人如果沒有上師，要經書何用呢？不如跳下這

個懸崖自殺了吧！願我生生世世都常伴尊者永不分離，師徒二人的心意也和諧無間合而爲一。」惹琼巴以最大的至誠和熱情發下此願後，就舉身疾步投崖。因爲他身體輕盈，脚步又快，衝勢之力竟落在懸崖的一個腰壁處。在那裏他看見尊者飛過的身影，惹琼巴立刻以極悲淒的聲音向飛去的尊者狂呼哀號，一面自己也嚙試著奮力飛起想追上尊者，但畢竟不能飛起，只能在空中步行。走了一程，看見尊者的影子，惹琼巴已努力趨前，只見在紅崖山腰的一個空隙處，看得見尊者的身體，也聽得見尊者的聲音，只是不能接近的一個所在，尊者正坐在那裏變成三個身體。左右兩個化身爲當中的主尊和音助唱，爲惹琼巴的哀祈作了下面的答覆：

「惹琼吾子試諦聽！」

汝父師尊顯神通，

一身變化成三身，

汝今若欲行讚禮，

應向何身讚禮耶？」

若欲披露行懺悔，

應向何身問好耶？」

若欲請求受戒律，

應向何身啟稟耶？」

若欲請安及問好，

應向何身祈禱耶？」

若欲甚深指示義，

詢問口訣求灌頂，

若欲請求受戒律，

應向何身啟稟耶？」

若欲請安及問好，

應向何身祈禱耶？」

若欲請安及問好，

應向何身啟稟耶？」

惹琼巴淚流滿面，一面哭泣一面向尊者歌道：

「智力慈悲皆圓滿，慈父上師祈垂聽：（我惟祈請中央尊，）誠心供養頂禮處，請求灌頂口訣處，誠心供養頂禮處，懺悔邪見罪業處，歡喜問好請安處，求獲三昧耶戒處，

誠心供養頂禮處，懺悔邪見罪業處，究竟指示皈依處，究竟指示皈依處，

佛，就應該修持（空行）明顯教授的口訣，像我們這些人是不需要那些辯論的書籍和外道的咒術的。無身空行的法聚確是非常殊勝，因此我並未燒掉。除此以外的那些經書會使成佛的原衷願望變成爲墮入惡道的引線，因此我都焚却了。聽我歌曰：

「自幼撫育成人者，惹瓈吾子聽父言，命汝西竺求口訣，却携（因明）辯典歸，頭緒紛繁分別重，畏汝將成說教者。本願成爲大修士，坐破幾重蒲團去，而今學教頭緒多，日後恐成說經師，磨破鞋底千百隻！本求知一了一切，而今言說紛繁故，只能知多不了一。爲求正法往印度，而今紛擾入塵網，終爲貪瞋所誘使。我所欲求諸法要，已飛某處崖隙中，如今空行善守護。汝若至心誠祈禱，經書當回汝手中，惡咒誅法邪術等，我皆焚却付一炬，已供火神薄伽梵，自他滿足得利益。子應息瞋降重心，莫大悲痛毀身心。離諸造作寬鬆住，報師恩兮常念師。」

惹瓈巴想道：「上師所講的話實與諸佛所說無異，皆是真實語也。」於是殷重祈禱，於剎那間無身空行法聚——那些對衆生和教法有益的經書都忽然出現在惹瓈巴的手中。惹瓈巴大喜若狂，生起了上師即是佛陀的確切信心。心中忖道：「我過去一直在侍奉上師，以後仍將繼續的侍候尊者。」他立下這個堅誓，以後果然貫澈始終，終生如斯。

尊者於是就通知金剛兄妹和施主們，大家集會在一起爲惹瓈巴洗塵，舉行了一個會供。在會供席上色問惹瓈巴說道：「惹瓈巴啊！你這次從印度歸來，不但實踐了尊者所囑求得口訣，同時也學得了教理。以後如果再有人來辯論，你準備用什麼方法去應付呢？」

尊者說道：「惹瓈巴，你就去告訴他如何以無身空行的口訣去降伏辯論的方法吧。」依師所囑，惹瓈巴即席歌道：

「傳承金剛大持力，能除傳承諸諍辯，上師佛陀惹瓈巴力，能除貪欲諸師諍。耳傳口訣方便道，能息作意之魔諍，等昧行持外明鏡，能破隱藏之衆惡，大樂妙寶之教授，

慧燄能焚諸妄念，氣脈輪網之功力，頓時能除諸沉掉，大印法爾解脫力，能降五門之執着，智慧明點之燈燄，能除無明及昏愚，去那⑦勝行之寶劍，能解八法之結縛。」

尊者說道：「你所說的除滅諍論之道非常之好，但還要加上這些修觀的要點才行。聽我歌曰：

「見者空之智慧也，修者無執光明也，行者離貪大用也，果者無垢赤裸也。正見空之智慧者，謹防空言與侈談，於理若未得確見，語言何能解我執！正修無執光明者，謹防墮入死定中；智慧於內未生時，堅固禪定難解脫。沉掉難生智慧故，應勿散亂持正念，正行離貪大用者，謹防墮入口頭禪，見修未成友伴時，密行將助八法生，故應捨貪離隱藏。正果無垢赤裸者，謹防披上法相衣，內心迷惑若未滅，作義修觀乏義利，應勤息滅內迷惑。」

大家聽了尊者的歌以後，都得到了決定的了解，皆大歡喜而去。

註解

① 野馬——藏文 rkyñ·Ma ·此字據達斯藏英字典稱爲是一種野驥

；據格西去扎之藏漢字典則謂是一種野馬。但據譯者記憶所及似指一種野羊，似野鹿又似野羊之一種居高山之動物。此處姑暫譯爲野馬。

左右耳畔——原文直譯應爲「眼睛和耳朵的兩旁」。

阿里哎里——阿里爲梵文之母音字母；哎里爲子音字母。

顯有一切諸法——顯有，藏文爲 SNāñ·Srid ·意指有形像有顯現之一切世間。實指三界及一切大千世界也。中文佛學中似不常見

此名詞。

惹瓈金剛——原文直譯應做惹瓈金剛稱。

去那——不知何義，水有流動不息之義，不知是否指心住空性而游戲於世間塵勞中，不爲所動，反能轉八法也。世間八大成就中有寶劍成就一種，但此處似又不像。因存疑。